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100

尹湛纳希

扎拉嘎托 亚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06
:100



目 录

- 一、家世/1
- 二、生平/11
- 三、从《月鹃》到《红云泪》/27
- 四、《一层楼》与《泣红亭》/40
- 五、开鲁本《青史演义》/60
- 六、杂文创作/79
- 七、历史地位/87

一、家 世

尹湛纳希是十九世纪蒙古族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蒙汉文化交流的杰出先驱。

在尹湛纳希生活的时代，外侮日甚，内患连绵，社会动荡不安，封建制度更加腐朽，中国人民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为痛苦和黑暗的时期。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和鸦片输入，打破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瓦解中国的传统经济，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弱肉强食的对象。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黑暗的封建社会，为追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为拯救当时正处于危难中的祖国，中国各族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和可歌可泣的斗争。尹湛纳希就是生活在这历史转折时期的伟大历史人物。他以笔墨为武器，置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之中。为唤起蒙古民族的觉醒，传播内地和汉族的进步思想，他用毕生精力写出《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和《红云泪》等多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诗词杂文。在这些作品中，贯穿着尹湛纳希对祖国和蒙古民族的赤诚热爱，贯穿着

他对反封建民主主义思想的追求。

尹湛纳希乳名哈斯朝鲁，汉名宝瑛，字润亭，号衡山，1837年5月20日黄昏（道光十七年四月十六日酉时），诞生在清代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辽宁省北票市）一个蒙古贵族家庭。在尹湛纳希诞生的时候，他的家乡已经成为以农业为主的蒙汉杂居地区。内地的思想文化在这里广为传播，并且对蒙古族的文化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还在尹湛纳希诞生之前，土默特右旗已经有一位著名人物，专心致力于推动蒙汉文化交流工作。他，就是曾先后翻译《今古奇观》、《红楼梦》等汉文书籍，在《红楼梦》评论中独树一帜的哈斯宝。

在历史上，蒙古族是不取汉名的。由于蒙汉杂居和受到汉文化影响，大约从尹湛纳希的祖父时代开始，土默特右旗蒙古族文人也开始在取蒙古名字的同时取汉名，甚至模仿内地文人取字号。尹湛纳希姓“宝”名“瑛”，其“宝”姓，乃是“孛儿只斤”氏的谐音与简称。关于孛儿只斤氏的始祖孛端察儿，在蒙古族伟大典籍《蒙古秘史》中，记载着美丽的传说。孛端察儿的母亲阿阑豁阿，在丈夫去世后又生下三个儿子，其中最幼的就是孛端察儿。这件事，引起丈夫在世时生下的长子和次子的议论。于是，在春季煮腊肉的一天，阿阑豁阿交给每个儿子一只箭，命他们折断，他们毫不费力地折断了。阿阑豁阿又取出

五只箭，捆在一起，要儿子们折断。五个儿子轮流去折，都没有折断。那时，阿阑豁阿才对长子和次子讲出丈夫去世后生下三个儿子的原因：每夜有黄白色的人，借着天窗和门楞上的空隙的光线，进来抚摩我的肚皮，光线渗透到我的腹中，于是生下这三个儿子。所以，必是天之子，将来要做万众的可汗。阿阑豁阿又教导儿子们要如同五支捆在一起的箭，同心一体，这样就不会被任何人所战胜。孛端察儿成年之前，沉默寡言，使人们认为他有些愚呆。母亲去世后，四位兄长分家产时，也没有给他一份。他没有表示任何怨气，离家出走，独自谋生。后来，兄长们想到母亲生前的教诲，又把他找回去。这时他才显出王者风范，带领兄长们征服没有首领的牧民，成为他们的首领。

蒙古族伟大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是孛端察儿的第十一世孙，尹湛纳希则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八世孙。元世祖忽必烈，明朝时蒙古族著名英雄阿拉坦汗，都是尹湛纳希的直系祖先。当然，在这众多伟大的直系祖先中，对尹湛纳希影响最深的还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那不朽的英名如同幽灵般渗透到尹湛纳希的一生活活动中，鼓舞和激励他，继承祖先奋斗不息的传统，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创造出无愧于祖先的业绩。

尹湛纳希的家庭，在当地被称为“忠信府”，与当时的土默特右旗札萨克固山贝子同宗，均为

清初土默特右旗札萨克固山贝子固穆的后裔。康熙十三年，固穆去世后，曾由第四子高济斯扎布袭爵。康熙三十一年，御驾亲征噶勒丹，因高济斯扎布“托故私归罪”，削去爵位，改由其兄拉斯扎布承袭土默特右旗札萨克固山贝子。忠信府正是高济斯扎布的后代。

忠信府世袭四等台吉，是清代蒙古贵族中的最末等级。忠信府的宅院背靠起伏的道木图山，面对蜿蜒的大凌河，地处狭长的河谷地。历史上，大凌河经常泛滥，在危害岸边生灵的同时，又肥沃着河谷中的滩地，吸引着人们不顾水灾，在这里开拓、生息和繁衍。在天高气爽的时节，登上道木图山，望着近前如彩帛般流逝的大凌河，远处层层叠叠的山峰，确实能引起人们心旷神怡和浮想联翩的感觉。在忠信府东侧，隔墙而居的是同族诚信府。在忠信府西二里许，坐落着土默特右旗最著名的庙宇——惠宁寺。自从土默特右旗贝子府为躲避大凌河泛滥迁址黑城子之后，忠信府与诚信府便成为当地有权势的望族。

尹湛纳希的父亲旺钦巴拉，汉名宝荆山，生于1795年，曾任本旗协理台吉，协助旗札萨克负责全旗军务，因此又称为将军协理，在当地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旺钦巴拉的发妻嵩吉拉姆，姓乌梁海氏，系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达尔罕贝勒索诺木巴勒珠尔之女。嵩吉拉姆十八岁时嫁到忠信府（大约是1812年），二十五岁时去世（大

约是1819年)，没有留下子女。嵩吉拉姆去世后，旺钦巴拉又娶喀喇沁右旗某塔布囊的女儿满优什妹为妻。嵩吉拉姆和满优什妹，都是元代勋臣者勒篾的后裔。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历史过程中，者勒篾功勋卓著。为表彰者勒篾，成吉思汗将女儿嫁给者勒篾的儿子，并宣布两个家族间世代联姻。成吉思汗及其弟弟哈撒尔等，因是黄金家族，便世代称为台吉，亦即“太子”之谐音。者勒篾的后代便称为塔布囊，意为“驸马”。旺钦巴拉先后娶妻嵩吉拉姆和满优什妹，可以说是成吉思汗时代两个家族之间联姻的延续。这一联姻，无疑是提高了忠信府的威势，使旺钦巴拉时期成为这个家族的兴盛时代。

旺钦巴拉虽然身为将军协理，却并非一介武夫。他蒙汉皆精，嗜好藏书，在文武之间，他或许更倾向于文。正是在旺钦巴拉时代，忠信府收藏了大量蒙、汉、藏、满文图书，设置了“绿波堂”等书斋。旺钦巴拉为人正派，办事公道，热心公益事业。他走路时常昂首挺胸，目不斜视，所以人们为他取绰号“旺大架子”。道光十七年，库伦旗喇嘛呈控案旷时日久，长期不能断明，喇嘛博莫遂致文热河都统转呈清廷，说“能为我伸冤者，唯土默特右旗旺大架子”。后来，清廷降旨热河都统，亦云命“旺大架子”前去审理此案。旺钦巴拉果然将此案审理清楚，从此“旺大架子”绰号被广为传誉。这件往事说明，旺钦巴

拉确实才干出众，他的影响所及也并不局限于本旗和本盟。旺钦巴拉曾致力于历史研究。据尹湛纳希说，《青史演义》的前八回，乃是旺钦巴拉的遗作。1841年，正当旺钦巴拉写作《青史演义》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旺钦巴拉毅然投笔从戎，奉清廷命令，率领本旗蒙古将士驻守长城一带，防范英军北上。其时，蒙古将士在大凌河畔誓师出征的场面，旌旗飞扬，群情激昂，曾给尹湛纳希兄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由于军务冗繁，旺钦巴拉始终没有机会再提笔续写《青史演义》，便于1847年与世长辞了。旺钦巴拉与满优什妹，共生八子，但长大成人的只有四子，即长子古拉兰萨、五子贡纳楚克、六子嵩威丹忠、七子尹湛纳希。在旺钦巴拉的影响下，这四子均成为蒙古族著名文人。父子两代五人，先后成为著名文人，这在蒙古文学史，亦或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上，都属于罕见的现象。

尹湛纳希的长兄古拉兰萨（1823—1851），自幼聪敏好学，喜好作诗，留存有手抄诗集《古拉兰萨诗稿》。《诗稿》中，收录着古拉兰萨1838年至1847年间的数十首诗。十九世纪，蒙古族中出现一批借鉴汉族律诗的某些特点，用蒙文写作五言、七言诗，并注意对仗、用典的诗人。古拉兰萨、贡纳楚克和尹湛纳希是其中佼佼者。古拉兰萨早年的诗作，多有习作性质，在抒发读书人追求淡雅清静心态的同时，也流露出希冀在安

邦治国方面一显身手的愿望。如《咏棋》、《咏新月》、《闲读诗文》、《孟秋七月》、《秋风萧瑟》等，均属于这类诗作。与此同时，古拉兰萨还着手翻译汉族古典小说名著《水浒传》。这项工作，先后大约经历三至五年时间。有一首《蒙译〈水浒传〉》诗，大约写于1841年作者十八岁时。诗云：“矢志闲暇笔常沾，译出过半《水浒传》。细思掐指经寒暑，开谢春花有三番。”在翻译《水浒传》的过程中，古拉兰萨又写过一些评论《水浒传》中人与事的诗，表达自己对林冲等绿林好汉的同情，对高俅等奸佞的痛恨。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古拉兰萨为父亲旺钦巴拉奉命率本旗蒙古将士出征，感奋至极，濡墨挥毫，写出充满爱国激情的《祝灭寇班师还》、《思念军营》、《祝太平》、《太平颂》等诗作。这些诗作，或者讴歌蒙古族将士群情激烈、誓师出发的壮观场面，或者出于浪漫主义情怀，设想出前线正在激战的情形，或者写于班师归来之际，赞颂蒙古族将士在保卫祖国中的功绩。诗作感情高昂，气魄宏大，字里行间充溢着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蒙古族人民决心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同仇敌忾，抗击侵略的英雄主义精神。古拉兰萨还写过许多爱情诗作，如《绣靴》、《妙人》、《偶思己事，随口吟出并抄录》、《数日之内西风起》等。这些诗作，感情细腻委婉，表达出作者对美好爱情的憧憬，以及爱情与婚姻不幸留给他的心

灵创伤。1847年，古拉兰萨出任本旗协理台吉。在兴奋之余，写诗《入京朝覲路上》，称赞清朝运用民族政策加强边疆与内地联系，胜过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歌颂了祖国统一。古拉兰萨的诗作，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庄重严整，对尹湛纳希的文学活动，产生了直接影响。

尹湛纳希的五兄贡纳楚克（1833—1866），如同其兄古拉兰萨，亦喜好作诗。在一部流传至今的《贡纳楚克、尹湛纳希、嵩威丹忠诗文稿》手抄本中，收录有贡纳楚克的数十首诗。这些诗，大约写于1847年至1864年之间。贡纳楚克虽然出生于贵族家庭，但个人经历却极为不幸。旺钦巴拉时代，在与忠信府比邻的同族诚信府内，发生了一场为独吞家庭财产，哥哥谋杀弟弟的惨案。那时，诚信府的家长名唤吉格吉德扎布，是尹湛纳希祖父拉旺淖尔布的亲弟。吉格吉德扎布有二子，长子名唤扎木巴勒扎布，次子名唤玛苏卡。扎木巴勒扎布贪婪、狠毒，为日后能独占诚信府的家产，乘弟弟玛苏卡尚未有子嗣之际，将他毒死了。这件案子未经报官审理，扎木巴勒扎布也一直逍遥法外。吉格吉德扎布极为愤怒，为了使扎木巴勒扎布的图谋不能得逞，于是以长一辈的身份，强迫将尚年幼的贡纳楚克抱过诚信府，过继给玛苏卡为嗣。扎木巴勒扎布并不甘休。他使用各种方式欺压，乃至迫害贡纳楚克，使贡纳楚克从不谙人事起，便生活在争斗乌眼鸡

似的环境中，饱尝人间的悲苦。后来，吉格吉德扎布去世后，围绕贡纳楚克的财产继承权问题，忠、诚二府亲族反目，打官司长达三年之久，耗费掉数千两白银。贡纳楚克在婚姻方面也不幸福。他的妻子不是他最初的恋人，而且参与到家族内迫害他的行列之中，使他更加形影相吊。

贡纳楚克的诗作，乃是他生活经历的缩影，是他苦难心灵的自白，也是他对封建压迫的深切感受和默默抗议。诸如《伤秋》、《秋色溢满小窗》、《阳光泻在窗上》、《秋雨》、《寒雨》、《运气不佳，未能缘结宝琴》、《闲诗·梦中醒来》、《此物》等，多为对影独诉凄苦，乃至泣血断肠之作。这些诗歌，意蕴真挚含蓄，感情忧郁纤细，遣词雅致清新，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贡纳楚克还在十五岁时，便写出与《红楼梦》强烈共鸣的诗《读〈红楼梦〉有感》，慨叹人生的孤寂与哀凉。他的那许多伤秋感怀之作，使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多愁善感的林黛玉，感受到《红楼梦》对他的深厚影响。贡纳楚克可以称为蒙古文学史第一位悲婉诗人和纯粹个性化的诗人。他的诗作，以及他的不幸经历，对尹湛纳希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对尹湛纳希创作《一层楼》、《泣红亭》产生了深远影响。

尹湛纳希的六兄嵩威丹忠（1834—？），在性格方面显得比较平和，曾任土默特右旗掌印协理台吉。因夹裹到旗官员与八枝箭箭丁互控案中，

在1870年以“疲玩糊涂，办理旗务难期振作”，被清廷革职。据尹湛纳希留下文字记载，这次互控案使忠信府“耗尽家产、土地、田园”，元气大伤，开始走向衰败之途。嵩威丹忠也留下许多诗作，但品味和艺术成就均逊色于古拉兰萨、贡纳楚克和尹湛纳希一筹。在尹湛纳希创作《青史演义》的过程中，嵩威丹忠曾协助蒙译《通鉴纲目》等汉文书籍。兄弟间的这种合作，一直延续到1891年。所以，在尹湛纳希的文学成就中，也有嵩威丹忠的一份贡献。

尹湛纳希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书香门第。父兄们的影响、熏陶、扶持，是尹湛纳希成为蒙古族文学巨匠的重要因素。

二、生 平

根据现存资料分析,旺钦巴拉很重视文化教育。这在当时黄教盛行,以畋猎骑射为重的漠南蒙古,乃是很有远见的表现。还在尹湛纳希四五岁时,旺钦巴拉就让他背诵包括成吉思汗、忽必烈、阿拉坦汗等许多蒙古族历史伟人的家谱。因此在这背家谱的活动中,既包含一般的文史知识训练,又包含着向尹湛纳希幼小心灵灌输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的意味。这件童年往事,终生铭刻在尹湛纳希心中,成为他人生取向的坐标和为发展蒙古族文化事业奋斗不已的动力。尹湛纳希一生疾呼“勿忘祖先”,致力于创作《蒙古源流》那宏大的志向,正是萌发于这童年时代的背诵家谱活动。也正因为此,在五十年之流的一滴热泪中,尹湛纳希仍然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这件童年往事说:“台吉尹湛纳希我从幼小的时候就遵循着太多诺延父亲之命,背诵家世系谱的主脉,至今已近五十年。”

童年时代,也许是尹湛纳希一生最为美好的时期。忠信府虽然仅袭有清代蒙古贵族最末等级



尹湛纳希塑像（文浩作）

的四等台吉,但由于旺钦巴拉任职旗札萨克协理之职,还是有一定权势的“望族”。更何况,旺钦巴拉管理全旗军务,又兼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使忠信府难免高朋满座,门楣生辉。尹湛纳希在父亲的庇护下,过着无忧无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有闲自得其乐生活。可惜,还在尹湛纳希十岁时,他的父亲旺钦巴拉便去世了。这对尹湛纳希,可以说是来到人世后第一次沉重打击。

在《红云泪·原序》中,尹湛纳希曾怀着无限眷恋之情,描写忠信府小花园在自己童年时代的印象。他说,在小花园的西北角,有一片草木遮掩的绿阴地,凉风习习而入,骄阳烈日被屏于外,四季湿润,露珠晶莹,墙的基石,山的背后,树皮地面,都爬满茸茸绿茵,四面充溢着透过嫩叶的绿色光辉。他将这片绿阴角落视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充满奇美难言的感觉。如果有人闯入这片独属他自己所有的绿阴角落,他就感到十分的不舒适。他自己则每到花园中,都要去看一看自己的这片乐园。每当夏日骄阳似火,绿草生烟,晒得高堂小屋如热锅之际,他就从后窗跳出,到自己的乐园里领略那无限美妙的感觉。这些点滴往事说明,还在童年时代,尹湛纳希就有很强的体验生活能力。他后来成为文学家,在《一层楼》中用细腻笔触描绘忠信府的院落厅堂,那也绝非偶然。特别是描写炉梅在夏日对花的细节,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尹湛纳希童年的这些生活感受。

但是,尹湛纳希的童年并非仅有欢乐。六哥在诚信府的不幸遭遇,父亲的过早去世,都为他幼小心灵蒙上阴影与不安。童年的尹湛纳希,对家庭小花园一片不为常人所关注的绿阴角落留下永久的记忆,以致在后来郑重写入自己小说的序言中,在这奇特的感觉中,除却孩童与成年人的差异而外,是否也包含着那片绿阴角落,能够使他感到安宁,感到可以解除幼小心灵上的阴影与不安的潜意识成份呢?

少年时代的尹湛纳希,不仅在父兄的熏陶和教育下,学习写诗、绘画,而且特别喜爱听人们讲述内地《三国演义》等小说中的故事。他还由此而对武艺超人、义节千秋的关羽,产生崇敬之情。后来,当他十五岁时,在协理台吉任上的长兄去世了。这对忠信府无疑是又一次沉重打击。也是在这一年,尹湛纳希由崇敬关羽而敬信“关帝灵签”。每当遇到难解决的困难,他便求签,希望得到帮助。由此可以发现,家世的逐渐衰落,在那时的确对尹湛纳希形成了难以言喻的心灵创伤。

根据自传体长篇小说《红云泪》判断,大约在十七岁时,尹湛纳希开始经常到喀喇沁右旗札萨克多罗杜稜郡王色伯克多尔济的王府,有时还较长一段时间居住在那里。尹湛纳希那时去喀喇沁右旗王府,主要的目的是为着实现与色伯克多尔济女儿的婚姻。此前,色伯克多尔济的一个女儿已经指婚悖郡王,因此尹湛纳希欲求的应是另一个女

儿。这桩婚事一方面合于李尔只斤氏与乌梁海氏世代联姻的祖训,另一方面也明显包含着家族利益。忠信府在旺钦巴拉时代显出旺盛景象,不能排除与土默特左旗札萨克多罗达尔罕贝勒索诺木巴勒珠尔家族联姻的背景因素。索诺木巴勒珠尔曾任卓索图盟盟长,袭贝勒爵达数十年。这件往事,包括其功利目的,非常清晰地反映在《一层楼》璞玉娶东北郡苏贝子女儿苏己的情节内。现在,旺钦巴拉和古拉兰萨先后去世,忠信府日渐衰落。通过与喀喇沁右旗王府的联姻,重振忠信府,乃是一件合乎当时常理的事情。这种婚姻方式,也即是通常所说的封建时代的“政治婚姻”,其悲剧性体现在为家族利益而不考虑当事人的意愿,因而也容易使当事人成为牺牲品,为夫妻之间日后的不和睦埋下不幸的种子。根据自传体小说《红云泪》及《尹湛纳希早年诗稿》,我们可以看出与喀喇沁王府联姻的种种努力,的确曾经为尹湛纳希造成心灵的不快与压抑。小说中,如玉对紫舒的缺乏亲近感,紫舒性格中的沉闷和没有灵气,都证实尹湛纳希当时未能从心中对色伯克多尔济那位女儿产生爱恋之情。“稀疏几尾竹,弯曲低檐出。幽幽碧空下,摇曳势若珠。迷离细观赏,清洁自仿佛。”《早年诗稿》中的这首诗,也说明这桩家世地位十分悬殊的婚姻,曾经使尹湛纳希感到压抑,感到痛苦。

自然,对待喀喇沁王府的婚事,尹湛纳希思想